



古代文學名著彙評叢刊

文選彙評
——肆

黃霖 陳維昭 周興陸 主編
趙俊玲 輯著

鳳凰出版社



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
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 叢刊

文選彙評
——肆

古代文學名著彙評叢刊

黃霖 陳維昭 周興陸 主編
趙俊玲 輯著

鳳凰出版社

卷四十三

書下

與山巨源絕交書

嵇叔夜

(余本眉)劉辰翁曰：“康之絕山濤，志在抱瑟弋釣，避心寂寞，宜如伯陽、蒙莊以天年終矣。乃竟貽司馬昭之誅，區區《廣陵散》之歎，何哉？其殆徒以餌術黃精爲壽，而昧大雅明哲之保者耶？”鼎雕眉行簡子曰：“叔夜不任意，有‘每非湯武’一句，見其情矣。高節與商逸民、晉處士同調，而書放誕。玩書，豈隱居放言者耶？”(李本眉)信筆寫出，茫茫落落，莫非真情，即書其人之疏懶高曠可見矣。[後集眉、盧本眉標爲“陳云”、俞本眉](新刊眉)嵇生龍性，厭薄時事，故其言矯矯不在人群。[盧本眉](孫本眉)別傳稱叔夜偉容色，不加飾麗，而龍章鳳姿，文質自然，今此文亦復似之。“絕交”字立意甚奇，彼時亦只是直吐胸臆，乃遂成一段偉跡。其文格宏闊，亦是古今一篇大文字。(越裁眉)絕交書便奇。(越裁眉)嵇阮同是一放，觀嗣宗辭蔣濟辟召之書，煞有斟酌。若叔夜則一味撒潑，宜其不免也。(俞本眉)氣象岸然，不可一世。中散此書，亦是阮公之痛哭耳，但阮藏而嵇露，故阮免而嵇

危，蘇門山人早識之矣。（俞本眉）意謂不肯仕耳，然全是憤激，並非恬淡，宜其爲司馬昭所疾也。龍性難馴，與阮公作用自別。

康白：足下昔稱吾於潁川，吾常謂之知言。然經怪此意，（集成夾）即不願仕進之意。尚未熟悉於足下，何從便得之也？（集成夾）與濤初交，何由便得其不願仕進之意，故有今日之薦。前年從河東還，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，（後集眉）阿都，呂仲悌也。事雖不行，知足下故不知之。（孫本眉）良臭藻鑒，山於啓事中亦非草草。（集成夾）言不知己之情，雖見稱，未熟悉，故不深知其情，復有是議。足下傍通，多可而少怪，吾直性狹中，（俞本旁）數語已露大意。（俞本眉）只“旁通”、“直性”二語已見絕交之由，微露不可相代之意，下乃暢言之耳。多所不堪，（俞本眉）以性所不堪領下，映下文七不堪之意。偶與足下相知耳。（山曉閣旁）此處只就“相知”二字委折。（俞本眉）“相知”字前後照應，相知故交，相知故絕，多所不堪是大旨。（集成夾）偶相知則不知其性不可入世，伏下“七不堪”、“二不可”。間聞足下遷，惕然不喜，（集成夾）濤遷爲大司馬，便恐舉己自代，故不喜。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，引尸祝以自助，（孫本眉）輕侮語固佳。（山曉閣旁）康自喻。手薦鸞刀，漫之羶腥，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。（後集眉）妙語。（尤朱眉）“可否”以上因濤不知己而先言致書之由，“讀書”至“爲人”歷引古人以自況，結脉在尚、臺二隱者。（越裁眉）風流標緻。

吾昔讀書，得并介之人，（山曉閣旁）相容孤、介二等人。或謂無之，今乃信其真有耳。性有所不堪，真不可強。（俞本旁）隱然自謂。（集成夾）介不能爲並，自謂。今空語同知有達人，（俞本旁）先泛論。無所不堪，外不殊俗，而內不失正，（余本眉）汪道昆曰：“自老子、莊周至子文，所謂‘外不殊俗’而‘內不失正’者。”[鼎雕眉、評林眉]與一世同其波流，而悔吝不生耳。（越裁眉）並者外不殊俗，介者內不失正，信其原有此兩種

人，至謂達人無所不堪，兼并介而一之，乃空語也。故下文說並介二種人原是一揆。（集成夾）並而不失其介，空語。此是可窮可達，有容物之量，故悔吝不生，見己非其倫。老子、莊周，吾之師也，親居賤職；柳下惠、東方朔，達人也，安乎卑位。（孫本眉）此處亦只寬寬泛說。〔錢本眉、山曉閣旁〕吾豈敢短之哉！（集成夾）此是能以并容爲心，故入世無悶，從窮處見。又仲尼兼愛，不羞執鞭，子文無欲卿相，而三登令尹，（集成夾）此是以并容爲心，思道濟天下，從達處見。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。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，窮則自得而無悶。（尤綠眉）高敞。（集成夾）即是上“外不殊俗，內不失正”，窮達無所不可。以見己可窮不可達。以此觀之，故堯舜之君世，（集成夾）思欲堯舜其君世，如仲尼、子文志在達。許由之巖棲，（集成夾）志在窮。子房之佐漢，（山曉閣旁）不左出世而抑入世，知康固有所不樂仕耳。（集成夾）志在達。接輿之行歌，（集成夾）志在窮。其揆一也。（後集眉）此以堯舜、許由爲同致，後又非湯武、薄周孔，何與？（集成夾）揆一者，并者不必爲介，介者不必爲并，即下“循性而動，各附所安”，揆之於理無不同也。仰瞻數君，可謂能遂其志者也。故君子百行，殊塗而同致，（集成夾）窮達雖殊，大致則一。循性而動，各附所安。（越裁眉）主意所在。故有處朝廷而不出，（集成夾）一於達者。入山林而不反之論。（集成夾）一於窮者。且延陵高子臧之風，（集成夾）志在窮。長卿慕相如之節，（集成夾）志在達。志氣所託，不可奪也。

吾每讀尚子平、臺孝威傳，慨然慕之，想其爲人。（俞本眉）先泛論，然後引到己身，見性不可強，亦不得托莊生、柳下，漫無可否也。（集成夾）此段大意是言達人有并容之量，故處達處窮無所不可，如子文以上諸人是也。否則，或志一於窮、一於達，要皆各就其性之安，以自行其介，不得申此誅彼。蓋人世自量貴審，若己只宜窮不宜達，則當同尚子平、臺孝威所爲，直將本意揭明。少加孤露，（尤朱眉）此至“其可得乎”言己性縱僻不堪居官。母兄見驕，不涉經學。性復疏懶，（集成夾）二字是一篇眼目，乃

其不堪入世處。筋驚肉緩，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大悶癢，不能沐也。（集成夾）“不能”妙，竟似不是自家的。每常小便，（余本眉）周曰：“事與文俱不□。”（于本旁）孫云：“未雅。”而忍不起，（山曉閣旁）傲岸之極。令胞中略轉乃起耳。（越裁眉）顛不刺至此。（集成夾）疏懶寫得入妙。又縱逸來久，情意傲散。簡與禮相背，嬾與慢相成，而爲儕類見寬，不攻其過。（盧本眉）鍾云：“奇快語，當與孔北海座上客常滿，並稱爽絕。”又讀莊老，重增其放。（余本眉）王慎中曰：“讀莊老增其放，與前‘吾之師也’相喚應。”〔鼎雕眉、後集眉〕（越裁眉）讀老莊重增其放，是不善讀老莊者。故使榮進之心日頹，任實之情轉篤。（尤綠眉）雲中白鶴，矯矯出塵。此由禽鹿少見馴育，則服從教制，長而見羈，則狂顧頓纓，赴蹈湯火，（集成夾）引喻入妙。雖飾以金鑣，饗以嘉肴，（集成夾）非其所習所樂。逾思長林，（山曉閣旁）風藻與姿致皆別。而志在豐草也。（越裁眉）秀句。（邵本眉）俊爽逼人。（俞本眉）引喻入情，引物證之，復引人證，以阮公不論人過而不免見嫉，世運如此。（集成夾）以上是言疏懶已經成僻，與仕宦大不宜。

阮嗣宗口不論人過，吾每師之，而未能及。（越裁眉）嗣宗白眼視世人盡禪中虱，其得保身幸矣。藉居母喪，飲酒食肉，何曾曰卿任性放蕩，敗禮傷教。宜投之四裔。至性過人，與物無傷，唯飲酒過差耳。至爲禮法之士所繩，疾之如讎，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。吾不如嗣宗之賢，而有慢弛之闕；又不識人情，闇於機宜；無萬石之慎，而有好盡之累。（山曉閣旁）謂不知避忌。（集成夾）下非湯武便是好盡之累。久與事接，疵釁日興，雖欲無患，其可得乎？（集成夾）以上自叙疏懶，已不可以入世，又兼以好盡，更爲不宜，一步推進一步。

又人倫有禮，（孫本眉）此下乃入促節。〔錢本眉、山曉閣旁〕（尤朱眉）“人倫”至“久處人間”細列縱僻之性，見有妨於禮法。（俞本旁）暢言之。朝廷有法，自惟至熟，有必不堪者七，甚不可者二：（余本眉）何景明曰：

“七不堪”、“二不可”並因弛禮蔑法而然。東晉□□諸士大較以此相高，寧獨一康也。”[鼎雕眉](孫本眉)“七不堪”屬禮，“二不可”屬法。[山曉閣旁](俞本眉)列言不堪，並及甚不可，曲曲寫出，人品正於此可見矣，此段畫出叔夜精神。卧喜晚起，而當關呼之不置，一不堪也。(集成夾)以下再將疏懶自家極力形容，見必不宜於居官。抱琴行吟，弋釣草野，(集成夾)平日隨意所適。而吏卒守之，不得妄動，二不堪也。(越裁眉)只堪齋酒挾琴吊阮嗣宗阿母耳。(山曉閣旁)其不堪處亦可樂處。危坐一時，痺不得搖，性復多虱，把搔無已，(集成夾)十五日不洗，如何無虱。而當裹以章服，揖拜上官，三不堪也。(後集眉)率意。素不便書，又不喜作書，(山曉閣旁)固亦疏懶，人之常，第難與世宜。而人間多事，堆案盈几，不相酬答，則犯教傷義，欲自勉強，則不能久，四不堪也。不喜弔喪，而人道以此爲重，己爲未見恕者所怨，至欲見中傷者，雖瞿然自責，然性不可化，欲降心順俗，則詭故不情，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，(集成夾)言即降心爲之，總不免毀譽之口。五不堪也。(孫本眉)信筆掃去，唯只以道得實便生悲態動人，自是千古一奇。不喜俗人，而當與之共事，(集成夾)居官原是雅不得。或賓客盈坐，鳴聲聒耳，囂塵臭處，千變百伎，在人目前，(集成夾)俗吏聲音笑貌如畫。六不堪也。(尤綠眉)古云“眼前無俗物，多病也身輕”，此一段更難解脫。心不耐煩，而官事鞅掌，機務纏其心，世故繁其慮，(集成夾)又要周旋上官。七不堪也。(李本眉)卒以警得禍，則所謂好盡之累也。[後集眉、盧本眉標爲“陳云”]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，(集成夾)直刺晉文王。(何本眉)非湯武、薄周孔不過莊生之緒論耳，而鍾會輩遂以爲指斥當世。赤口青蠅何所不至，然適成叔夜之名矣。在人間不止，此事會顯，世教所不容，(集成夾)必因非薄文致其罪。此甚不可一也。剛腸疾惡，輕肆直言，遇事便發，(集成夾)尤當書紳。此甚不可二也。(越裁眉)七不堪，二不可，煞是叔夜，實實自供狀。(俞本眉)叔夜心事並於此見，非湯武一節致禍之由，司馬昭何等人，而可使

此語見之耶？以促中小心之性，統此九患，（山曉閣旁）總一筆，更醒快。不有外難，當有內病，寧可久處人間邪！（後集眉）以上結己多所不堪。（越裁眉）自古剛直吃虧處全在疾惡如仇上。（集成夾）以上再將己之疏懶好盡曲暢其說，見斷不可出而仕，總束上文。（于本旁）總束。又聞道士遺言，餌術黃精，令人久壽，意甚信之；（集成夾）以下又言志慕長生，更不宜於仕宦。遊山澤，觀鳥魚，心甚樂之。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廢，安能舍其所樂，而從其所懼哉！（余本眉）唐順之曰：“康又言志在黃白沖舉之術，故不樂仕跡，其著《養生論》可見。”〔鼎雕眉〕（孫本眉）好風度。〔山曉閣旁〕（尤朱眉）此至“志願畢矣”言欲遺榮養生而遂其初志。（越裁眉）聖賢看“懼”字爲福，在叔夜則以“懼”字爲禍。（集成夾）發明上“各附所安”意。

夫人之相知，（後集眉）以下了“知言”句，欲巨源無強己所不堪。（山曉閣旁）再提“相知”二字。貴識其天性，因而濟之。（俞本旁）責巨源不相知。禹不偪伯成子高，全其節也；仲尼不假蓋於子夏，護其短也；（余本手眉）周曰：“不必俗人，此孔氏家法，敬服。”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，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。（孫本眉）如此排語却是晉魏間常調。此可謂能相終始，真相知者也。（越裁眉）詞致深秀，筆姿淡宕，初云謂之知言，既云知，足下固不知之。復云偶與足下相知耳，說來說去翻出一個具相知樣子，文法一絲不漏。（山曉閣旁）又回顧“相知”二字。（俞本眉）“相知”字應前，正以責巨源之不相知也。收住不堪，作結束地步耳。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，曲者不可以爲桷，（集成夾）以喻無入世之情，不可使之仕。蓋不欲以枉其天才，令得其所也。故四民有業，各以得志爲樂，唯達者爲能通之，此足下度內耳。（集成夾）言爲心之所明。不可自見好章甫，強越人以文冕也；己嗜臭腐，養鴛鴦以死鼠也。（後集眉）腐鼠太毒。（尤綠眉）“氣岸遙陵豪士前，風流肯落他人後。”（越裁眉）六經未必爲太陽，諷詞真鬼語，故智。（集成夾）上以富貴比之好章甫，此直比之死鼠，妙，妙。○以上言古人相知，必不強人不樂爲之事，反覆以致其辭之決。（于本旁）孫云：“此語涉侮。”吾頃學養生之術，方外榮華，去滋

味，游心於寂寞，以無爲爲貴。（余本眉）李夢陽曰：“又申前餌術黃精，令人久壽意，見榮華不必慕，此康之天性致然，所以有七不堪、二不可也。”〔鼎雕眉、評林眉〕（山曉閣旁）又從餌食黃精一段意來。縱無九患，（錢本眉）又轉出養生一節，歸結。（于本旁）再進一層。尚不顧足下所好者，（俞本眉）收住不堪，作結束地步。（集成夾）再進一層。又有心悶疾，頃轉增篤，私意自試，不能堪其所不樂。（邵本眉）深一層，更曲。自卜已審，若道盡塗窮則已耳。（李本眉）“道盡圖窮”句已可想從容致命襟懷。〔盧本眉標爲“陳云”〕（後集眉）可想從容致命胸懷。（孫本眉）說情事真實可味。（山曉閣旁）此句人可想從容致命胸懷。（邵本眉）夾此一語妙絕。（集成夾）隨化而盡，本於自然。足下無事冤之，令轉於溝壑也。（越裁眉）此對日影援琴，亦素所蓄然耳。（集成夾）“冤”字妙甚，欲以榮其生，反以速其死。

吾新失母兄之歡，（山曉閣旁）此處叙情事。意常悽切，女年十三，男年八歲，未及成人，況復多病，顧此悵悵，如何可言！（後集眉）亦篤於天倫之樂。（越裁眉）英雄極硃碑，兒女之情斷不能了，孔北海亦然。（集成夾）又多病，又值家變，更是不可仕宦。今但願守陋巷，教養子孫，時與親舊叙闊，陳說平生，濁酒一杯，彈琴一曲，志願畢矣。（于本眉）決言不可之意，曲曲寫出，言並非好高辭榮，直是多病不能堪耳，所以絕願望之意也。足下若羈（于本旁）字法。之不置，（集成夾）“羈”字，字法妙甚。不過欲爲官得人，以益時用耳。（尤朱眉）以下言才能不及今人，實因病辭榮，原非以節自守，見必不可奪。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疏，不切事情，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。（孫本眉）自評甚當，固自謙，亦是實話。（俞本旁）一層。若以俗人皆喜榮華，（俞本旁）轉一層。獨能離之，以此爲快，此最近之，可得言耳。（後集眉）氣亦散慢。（邵本眉）曲而有理趣。（集成夾）言己不羨榮華，畏爲選曹，濤可以此對人言。○七不堪、二不可之外，又有四不樂，學養生，一也；有心悶疾，二也；新失母兄歡，三也；才不足爲世用，四也。皆反覆以致其辭之決。然使長才廣度，（俞本旁）又轉一層。無所不淹，而能不營，乃可貴耳。（孫本眉）三“耳”字連用，自是不

斫削一種風調，却勁快可喜，亦未嘗不具法。（山曉閣旁）三轉風格勁快，自評亦甚當，連用三“耳”字，不斫削却可喜。（集成夾）數句是反叫轉上文之詞。“長才”則有益時用，“廣度”則無七不可、二不堪之病，“無所不淹”則無潦倒、精疏之病，不營營於長生則不以養生爲事，使爲選曹郎乃適於用爲可貴，以反迫下文己之不然。若吾多病困，欲離事自全，（俞本旁）更轉一層。以保餘年，此真所乏耳，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！（越裁眉）任真之語，文意若云榮華我能立意不營，固爲得之。但有長才，復能不營，乃爲可貴。如我真病，廢何足貴，文情極曲。（山曉閣旁）閤人本絕陽道，非貞也。（俞本眉）決言其不可，曲曲寫出，以見非好高辭榮，直是多病，以絕顧望之意。若趣欲共登王塗，期於相致，時爲權益，一旦迫之，必發其狂疾，自非重怨，（集成夾）重怨，妙甚。不至於此也。（後集眉）決裂。（越裁眉）不相知竟至相怨，妙甚。（俞本眉）以重怨反視相知，結意斬絕，以示絕交之故耳。

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，（孫本眉）取喻太傲。欲獻之至尊，雖有區區之意，亦已疏矣，（邵本眉）韻絕。（集成夾）言薦己意雖美，不知己之意與巨源大不相侔，故曰疏。願足下勿似之。（孫本眉）雖涉輕肆，然亦却有姿態。其意如此，既以解足下，并以爲別。（山曉閣旁）足出絕交，只一句。嵇康白（余本眉）楊慎曰：“通篇自表脫屣榮利之意，至此末一句嚴峭斷絕，毫無粘滯。”[鼎雕眉、後集眉]（余本手眉）周曰：“書蓋自道其真，然亦傷於太盡，所以及禍，大抵傲不可長，禮義之甲冑也，可無慎乎？”（越裁眉）正照應“欲爲官得人”語，筆意幽遠而俊逸。（邵本眉）自知不可入世，而爲是決絕，善矣。豈知是書足撓世患而有餘乎？古未有持躬無理，出語好盡，而得保其首領者。此文人之所戒也。（潘本眉）信筆直寫，矢口而談，都在有意無意之間，中散爲人亦復如是。

【彙評】

尤朱評：高朗曠達，旁若無人，其構意遣言之頃，覺煙霞迴旋，翠

微聞豁；其遺世獨立之概，覺心骨俱冷，體氣欲仙。

越裁評：乞兒不辱馬醫，直說橫說，倒說豎說，總是睹文籍則目瞧、脩揖讓則變傴、襲章服則轉筋、談禮典則齒齟故態。通其旁經，必凋風俗，召以效宦居，然素尸軌躅之外，另有一種高蹈風流，松蘿一席，藉以優賢，誰曰不可？何必糠粃仁義，螻蟻君臣？試觀聖門，漆雕開未信之對，出言何等從容？閔子騫汶上之語，脫身何等停當？未聞洗耳之流，悉皆剔目割面以未廢采薇者，罵盡食周粟爲嗜臭也。散髮箕踞，織成貝錦，慚柳下而愧孫登，不亦晚乎？

山曉閣評：直吐胸臆，無一矜飾語，堅貞內含，清剛外表，想其傲岸，當在平陵廣陌之間。

集成評：按通篇大意是言人之出處不必相謀，要皆各附其性之所安。若以素無包容之量，有疏懶之僻，強便入仕，非欲益之，適以損之，夙無仇怨，何至於此？此真是途泥軒冕，語語從肺腑流出，視後代飾情辭寵，判若天壤矣。行文無所承襲，抒軸予懷，自成片段。予友畹村云“有真性情，則有真格律，遂爲千古絕調”，信然。

于本評：何義門曰：“意謂不肯仕耳，然全是憤激，並非恬淡，宜爲司馬昭所疾也。龍性難馴，與阮公作用自別。”

爲石仲容與孫皓書

孫子荆

（李本眉）理勢既正，聲氣亦雄，優於鍾公《檄蜀文》。〔盧本眉標爲“陳云”〕（鼎雕眉）王錫爵曰：“此書蓋喻之納款效順，故首以見幾事，大爲辭，引許鄭曹譚事，詞尤凜烈。然孫皓殘虐尤甚，不敢通，蓋有以也。”（新刊眉）策士之雄談。〔後集眉〕（後集眉）陳眉公曰：“優於鍾公《檄蜀文》。”（孫本眉）雅密有之，不若元瑜之宏壯。〔錢本評〕（盧本眉）

郭云：“縱橫左右，策士之雄談。”（俞本眉）文采爛然可觀，多張形勢，頗似檄文，亦足令人聳動。（何本眉）自是大才，不減孔璋。其源出於詞賦，故雅麗過之。

苞白：蓋聞見機而作，《周易》所貴，小不事大，《春秋》所誅，此乃吉凶之萌兆，榮辱之所由興也。（余本眉）王維禎曰：“晉欲令孫皓服從，故貽之書，一起語即見大旨。”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，曹譚以無禮取滅。載籍既記其成敗，古今又著其愚智矣。不復廣引譬類，崇飾浮辭，（邵本眉）絕好排場。（集成夾）只上所引已足。苟以夸大爲名，更喪忠告之實。今粗論事勢，以相覺悟。（鼎雕眉）發端數語爲進言地。

昔炎精幽昧，（鼎雕眉）“昔炎精”一段叙漢滅魏代之，故以張其勢。（山曉閣旁）先言漢亡。曆數將終，桓靈失德，災釁並興，豺狼抗爪牙之毒，生人陷荼炭之艱。（于本眉）先言漢。於是九州絕貫，皇綱解紐，四海蕭條，非復漢有。太祖承運，神武應期，征討暴亂，克寧區夏；協建靈符，天命既集，遂廓洪基，奄有魏域。（山曉閣旁）次入魏。土則神州中岳，器則九鼎猶存，世載淑美，重光相襲，固知四隩之攸同，天下之壯觀也。（余本眉）王世貞曰：“此次第晉之盛，應運而興，國勢之隆，皓不可蔽。”（山曉閣旁）盛陳魏勢作一束。

公孫淵承籍父兄，（山曉閣旁）此以見倔強之不可久。世居東裔，擁帶燕胡，馮凌險遠，講武盤桓，不供職貢，內傲帝命，外通南國，乘桴滄流，交疇貨賄，葛越布於朔土，貂馬延乎吳會；（孫本眉）琢句有之，第稍失之碎，以此便覺文氣緩弱。（集成夾）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。自以爲控弦十萬，奔走足用，（于本旁）先將其強頓住，轉下有力。信能右折燕齊，左振扶桑，凌轢沙漠，南面稱王也。（邵本眉）抵掌縱橫，其原得之《國策》。（集成夾）先將其強頓住，轉下有力。言淵持此威力，故稱燕王，南面自尊。宣王薄伐，（山曉閣旁）入司馬懿。猛銳長驅。（于本

眉)振一筆作頓挫，入司馬懿。師次遼陽，而城池不守；桴鼓一震，而元凶折首。然後遠跡疆場，(山曉閣旁)言斬淵後乃開疆置郡。列郡大荒，(集成夾)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，置郡邑於大荒。收離聚散，(集成夾)結屯自保者，咸使歸農。咸安其居，民庶悅服，殊俗款附。自茲遂隆，九野清泰，東夷獻其樂器，肅慎貢其楛矢，曠世不羈，應化而至，巍巍蕩蕩，想所具聞。(集成夾)以上先將討公孫淵寫出兵威，爲吳蜀二國比例。

吳之先主，(孫本眉)嗤詆偏安甚妙，仿佛賦意。(山曉閣旁)嗤詆偏安，甚有賦意。起自荊州，遭時擾攘，播潛江表；劉備震懼，亦逃巴岷。遂依丘陵積石之固，三江五湖，浩汗無涯，假氣游魂，迄于四紀。二邦合從，東西唱和，互相扇動，距捍中國。(錢本眉)兼說蜀。自謂三分鼎足之勢，(山曉閣旁)又作振宕。可與泰山共相終始。(余本眉)劉辰翁曰：“此原吳蜀本自相唱和，其勢亦必互相存亡者。”[鼎雕眉](集成夾)又頓住，與前段同法。相國晉王，輔相帝室，文武桓桓，志厲秋霜，廟勝之算，應變無窮，獨見之鑒，與衆絕慮。(古衡眉)上文吳蜀並說，下言平蜀，此處應先鈎清伐蜀一筆，則下文兩“其”字方有着落。(集成夾)四句謂明兵法。主上欽明，委以萬機，長轡遠御，(盧本眉)陳云：“語有回護。”(山曉閣旁)語有回護。妙略潛授，偏師同心，上下用力，稜威奮伐，深入其阻，并敵一向，奪其膽氣。小戰江介，(山曉閣旁)先平蜀。則成都自潰；曜兵劍閣，而姜維面縛。(錢本眉)先說破蜀以懼之。開地五千，列郡三十。師不踰時，梁益肅清，使竊號之雄，稽顙絳闕，球琳重錦，(何本眉)蜀錦始自漢時，故有錦江之名。充於府庫。(集成夾)以上言蜀亡，下則以蜀例吳。夫號滅虞亡，(余本眉)李攀龍曰：“言蜀亡，吳必爲之次。”(山曉閣旁)懼以唇齒之勢。韓并魏徙，此皆前鑒之驗，後事之師也。(錢本眉)打入蜀吳。(集成夾)非始皇之世，只取以類相從。又南中呂興，深睹天命，蟬蛻內向，願爲臣妾。外失輔車唇齒之援，(山曉閣

旁)承蜀亡一段。內有毛羽零落之漸,(山曉閣旁)承呂興降魏一段。(集成夾)從蜀之亡折入吳。而徘徊危國,冀延日月,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,殊不知物有興亡,(山曉閣旁)此言地險無足恃。則所美非其地也。(盧本眉)劉云:“看古人此用古處,乃不讀死書。”(邵本眉)精彩百倍。(集成夾)此言吳王恃險自強,不知滅亡之將至。

方今百僚濟濟,雋乂盈朝,虎臣武將,折衝萬里,(集成夾)言兵威加乎萬里之外。國富兵強,六軍精練。思復翰飛,飲馬南海。自頃國家,整治器械,(集成夾)以下叙列兵威。修造舟楫,簡習水戰。伐樹北山,則太行木盡,(孫本眉)但矜誇伐木多,遂忘却露出所產木少。(集成夾)吳恃長江之險,故將水軍鋪張揚厲。濬決河洛,則百川通流。樓船萬艘,千里相望。(余本眉)汪道昆曰:“點綴造舟、水戰之盛,真有吞吐敵國之勢。”[鼎雕眉、評林眉、山曉閣旁](後集眉)有吞吐敵國之勢。自刳木以來,舟車之用,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。驍勇百萬,畜力待時,(山曉閣旁)極誇其勢。役不再舉,今日之謂也。(集成夾)以上皆以兵威脅之。然主上眷眷,未便電邁(集成夾)喻行速。者,(山曉閣旁)轉得有體。以爲愛民治國,(余本眉)楊慎曰:“有此愛民治國數語,覺便曲折而正大,且令敵人俯首降氣而從矣。”[鼎雕眉、評林眉](後集眉)“愛民治國”數語□有道。道家所尚,(集成夾)不欲即加兵,故先致書。崇城自卑,文王退舍,(山曉閣旁)言崇城之卑由文王之退舍。故先開示大信,喻以存亡,殷勤之旨,往使所究。(山曉閣旁)有此數句便曲折而正大。

若能審識安危,自求多福,蹶然改容,祇承往告,追慕南越,(山曉閣旁)一誘以歸命之利。嬰齊入侍,北面稱臣,伏聽告策,則世祚江表,永爲藩輔,(集成夾)魏當日假漢爲詞,晉今日亦假魏爲詞。豐報顯賞,隆於今日矣。(山曉閣旁)一惕以逆命之害。(集成夾)以上言降之利。若侮慢不式王命,然後謀力雲合,指麾風從,雍益二州,順流而東;青徐戰士,列江而西;荆楊兗豫,爭驅八衝;(山曉閣旁)明喻攻取之途。征東甲

卒，虎步秣陵。（山曉閣旁）得此一段，飽快。（集成夾）四路水陸並進，寫得有聲勢。爾乃皇輿整駕，六師徐征，羽檄燭日，旌旗流星，遊龍曜路，歌吹盈耳，士卒奔邁，其會如林，煙塵俱起，震天駭地，渴賞之士，鋒鏑爭先，忽然一旦身首橫分，宗祀屠覆，取誠萬世，引領南望，良以寒心。（余本眉）李夢陽曰：“先之以北面稱臣之禍，繼之以侮慢不式之禍，文有次第。以後皓之銜壁而降，果如仲容所料，惜其不早寤耳。”〔鼎雕眉、後集總評〕（邵本眉）聲勢忽然如雷，氣足舉之，而詞又足發之也。（集成夾）以上極寫不降之害。○邵不敢致書，在此數句。

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，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，如其迷謬，未知所投，恐俞附見其已困，扁鵲知其無功也。（集成夾）合上數句，明己所以致書之意。勉思良圖，惟所去就。（孫本眉）有風度。（于本眉）此明己所以致書之由。石苞白。（余本手眉）周曰：“吳之亡形已見，此書所道果非誇言，然君若孫皓之狂，將有遜、抗之守，猶可以圖存，如南北朝□可□也。”

【彙評】

山曉閣評：元瑜爲魏武作書，體格宏壯，然多飾詞。茲則指陳利害，明列去取，居然策士之雄談矣。由其時勢不同，且權亦非皓比也。

集成評：按書與檄不同，檄則列本人之罪狀，問其君臣上下之心；書則只從道理反覆曉喻，使知去逆就順耳。是時西蜀已亡，魏之視吳，如砧上肉，直以威力脅之來降，故氣極凌厲，詞極抗倨，不爲一切誇張聳動之說，形勢使然也。文之氣體，最爲疏宕。

與嵇茂齊書

趙景真

（余本眉）唐順之曰：“此書旖旎濃郁，全是六朝色相。”〔鼎雕眉〕

(李本眉)悲憤之情溢於簡牘，然篇內“榮曜”、“豔色”等句非康其人，豈以呂安與康友善而不知之者？五臣注《思舊賦》謂安與康死於是書，而《晉書》則云以安兄巽故，則是書之出於安及與康否也，皆未可知矣。[盧本眉標爲“陳云”](新刊眉)奇藻。[後集眉](後集評)篇內“榮曜”、“豔色”等句非康其人，豈以呂安與康友善而不知之者？五臣注《思舊賦》謂安與康死於是書，而《晉書》則云以安兄巽故，則是書之出於安及與康否也，皆未可知矣。(孫本眉)造語工，然亦覺堆積而欠活動。(盧本眉)郭云：“書精賦韻。”(俞本眉)俯仰增懷，饒有賦家風致，結處亦極似亂詞，別成一種筆法。(俞本眉)此書向作呂安，觀其氣概憤鬱，意或近之，然其賈禍可知也。怨人誇己，無乃已甚乎？啣悲遠別，有似呂安，史家收入仲悌事中爲證，而嵇紹以爲景真作。觀其詞氣，惟“披艱掃穢”數語宜以賈禍，餘俱不類嵇、呂也。(于本眉)邵曰：“一本作呂安《與嵇叔夜書》。”

安白：昔李叟入秦，及關而歎；梁生適越，登岳長謠。(余本眉)王世貞曰：“老子之歎不爲入秦，梁鴻長謠不由適越，且復以至郊爲及關，升邛爲登岳，斯蓋取意而略文也。”[鼎雕眉、後集眉](邵本眉)雜用賦而有奇氣。夫以嘉遯之舉，猶懷戀恨，況乎不得已者哉！(尤朱眉)通篇皆不得已之情。

惟別之後，離群獨游，背榮宴，辭倫好，經迴路，涉沙漠。鳴雞戒旦，(李本眉)“鳴雞”以下寫征行景象殆盡。[盧本眉標爲“陳云”](山曉閣旁)寫征行景象殆盡。則飄爾晨征；日薄西山，則馬首靡託。(集成夾)晚無住宿。尋歷曲阻，則沈思紆結，乘高遠眺，則山川悠隔。(集成夾)皆以動其故鄉之思。(何本眉)後人行役詩百方翻騰，不越此數語。(于本眉)自是大才，不減孔璋。其源出於詞賦，故雅麗過之。或乃迴飆狂厲，白日寢光，踟躕交錯，陵隰相望。徘徊九皋之內，慷慨重阜之巔，進無所依，退無所據，涉澤求蹊，披榛覓路，嘯詠溝渠，良不可度，斯亦行

路之艱難，然非吾心之所懼也。（余本眉）汪道昆曰：“寫遠涉行路之苦如畫。”〔鼎雕眉〕（俞本眉）先言道路之艱，次言人情之隔，終以托身遠遊言之，亦與仲悌事不類。（集成夾）以上極寫行路之難，此云非所懼，起下可懼。

至若蘭茝傾頓，（山曉閣旁）自喻。桂林移植，（余本眉）王維禎曰：“‘蘭茝傾頓，桂林移植’喻所處非地而身危，下‘北土之性’數語即此意更變其詞。”〔鼎雕眉〕根萌未樹，（集成夾）三句喻已流徙他方，非其土著。牙淺弦急，（山曉閣旁）弩弓淺弓，弦急則機易發，喻讒邪易為中傷。常恐風波潛駭，（錢本眉）即下“危機”。危機密發，（邵本眉）世亂遠行，懼心實甚。（集成夾）此段言更懼途中意外之變。斯所以怵惕於長衢，按轡而歎息也。（尤朱眉）以上述路途艱險，“蘭茝”數句喻言方正不容，讒邪得志，乃可懼之甚。又北土之性，（尤朱眉）“北土”至“不足為貴”言君子不與俗宜，驅馳於道路而可悲也。難以託根，投人夜光，鮮不按劍。（集成夾）旅客全賴地主人之賢可以托身，此又無賢主人可托，一截難過一截。今將植橘柚於玄朔，蒂華藕於脩陵，表龍章於裸壤，奏韶舞於輿俗，（山曉閣旁）皆言處之不得其宜。固難以取貴矣。（鼎雕眉）言此四者各適其地，故難以為美也。（集成夾）發明上“難以托根”意。夫物不我貴，則莫之與；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。（古衡眉）收上兩層。飄飄遠游之士，託身無人之鄉，揔轡遐路，則有前言之艱；（山曉閣旁）謂“經迴路”以下。（集成夾）頂“非吾心所懼”前一段。懸輦陋宇，則有後慮之戒；（余本眉）唐順之曰：“‘前言之艱’謂經迴路、涉沙漠以下，‘後慮之戒’謂北土之性難托根，以下蓋進退觸藩者。”（後集眉）前言結蘭□以下，後慮結北土以下。（山曉閣旁）謂北土托根以下。（集成夾）頂“按轡歎息”後一段。朝霞啓暉，則身疲於遄征；（集成夾）二句是言其夜宿旅寓，旦復啓行，日已到北土後，與起處不同。太陽戢曜，則情劬於夕惕；（孫本眉）意調俱與前相犯，朝夕四句意全同，又同用“征”字，不知何為乃爾。〔錢本眉〕肆目平隰，則遼廓而無睹；極聽脩原，則淹寂而無聞。（古衡眉）與前“雞鳴”一段相重。（集成夾）極